

高德古镇

方谷

北海城东北四公里，古镇高德内港南岸，有一段斜向的古马路称“花街”，其实它既非街也非巷，一段条石铺砌的石路而已，它上下串通的，才是街；因两街的水平落差太大，上街称上高街，下街称下低街，又称下低栏。下低街称“栏”是因为临港，又复称李桃栏，是因为古多生李、桃，春来花开，一岸鲜妍。上下二街相背向，上高街面山，下低栏临水，相背处泥坎坍塌成崖，故上下街的房子都避崖数丈，以求房基安全。此一狭长的两街夹带，不意风传鸟舍，各色各样的种子在此落下，数百年来开花结果，繁衍滋生，竟弄得花红草绿，杏艳兰香，四季次第，自然是鸟喧虫鸣，蜂来蝶舞，如世外桃源了。

两街的人口世代相传，每个人自呱呱坠地，就处在这样的花声鸟气之中，自觉平淡无味，反而为别处吸引，以为城中可美了，竟羞于向外人提及，世人自无从知晓。

在如此风光秀丽之处，居然还有一溪清流穿岸而出，直入大海，与冠头岭遥遥相望，这便是七星江。其地理气象，为历代堪舆家所倾倒，李桃栏沿岸因此成为风水宝地，于此建宅者，赫然有“大夫第”、“外翰第”，文史工作者采风到此，无不额手惊奇。

“大夫第”的建筑是典型的晚清四合院，其规模之雄伟壮丽为两广罕有，门楼高大典雅，壁画工细精妙。据百岁老人蔡大姑说，每年“清明”或“除夕”，红灯高挂，车水马龙，就像电视上《红楼梦》的贾府一般，路人望而生畏。如今虽已是鸟衣巷口，其夕阳残晖依稀当年。

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七星江在入海之前，缠绵悱恻，徘徊不前，形成一个大潭湾，是天鹅湖般的美丽，五十年前这里是天鹅、白鹭栖息的地方，波涛不惊，水面如镜，蓝天白云，四时倒影。更趣味无穷的是，这潭湾把李桃栏和中间沙一分为二，互为对岸，有百米之遥，两岸民居临水，高潮期海水一步灌屋，逢端午潮，十月潮、海水狂长，淹街入屋有两个钟头之久。小孩子尖声欢叫，把澡盆推出门外，一张张“小船”在街上推来推去。这时候海鸟来凑热闹了，不断的贴水穿飞，喃喃作语。这潭湾还有一奇，不论潮涨潮退，隔岸一声呼叫，清晰的回声随即传来，恍如天音，千古如此。小孩子长到五六岁，即对着远岸高声呼叫，和自己的回声争吵逗笑，一批批的孩子便是这样在回声与逗笑中一天一天长大。

绕过中间沙一眼望去，一垄沙岸向大海伸延，木麻典迎风作响，在海湾上回荡。这片迷人的小树林过去是一海鲜交易的古“鱼场”，现在仍古风不易，小筏小艇近海作业的鲜活都在此“过手”。小林边有一间杂货店和一间小酒店，做海的人上岸后就在这里烧烟喝酒。酒店外傍树胡乱的用几块旧船板钉成排凳，就像公园里的排椅一般。这几排别出心裁的凳子，活画出高德人的情怀，它们和那间东歪西倒的小酒店一起，不知吸引多少远道而来的大画家。

李桃栏的美是自然的，却又有几分古典雅趣，遗憾是的它的街路也是古典的，坡太陡，路面又窄，像古栈道一般不容车辆，自然难通秦晋，永远待字“深闺”了。北海开发旅游

新辟八景十景，花岭鹃红，滴水丹屏都想到了，无一人想到高德，他们从不知道有个“李桃栏”，自然也无从提起“大夫第”，李桃栏默默地与世隔绝，平静如初，居民们怡然自乐，永远“晓汲清湘燃楚竹”。

李桃栏人做梦也没想到竟发现一桩破天荒的大事。在北海市文化局，一班来自北京、南宁的影视人正在焦急，他们合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，跑遍广西没有一处可以上镜的。上镜的要求是：有古街古屋，又有新楼新舍，并且要傍水生树，一街而境容百年。

眼看又是空跑一趟，摄制组的头儿们沉吟无奈，他们准备挥泪而别。忽然一旁正在修剪冬青的老头说，我给你们找个人，或许他有办法，在他那里，正是傍水生树，一街而境容百年。甚至帆影入窗、檐莺乱飞。摄制组的头儿向文化局的头儿张望。结果是：可以一往。

于是一千人便到了高德，到了李桃栏，摄制组的头儿笑逐颜开了，对文化局的人说：“行，行，就这么定啦。”

于是来了香港著名女影星，来了北京和南宁的名演员，就那么三下五落二开机了。眼尖的人认出巨星张丰毅，一停机，少男少女涌上前去请演员们签名。而那位导演，一停机，他就指着大门口的新对联问屋主：“对联是你写的吗？”“不是，是街坊写的。”导演不住地点头。

电视连续剧名叫《重案组》，基本场景都在李桃栏。群众演员都是临时招集，却别生情趣，有天然之妙，只是有一小后生却心里遗憾，他被安排蹲下去“买菜”，开拍时背对着镜头，他懊丧极了，逢人就说：“给拍一个屁股。”

电视连续剧播出，李桃栏的美景昭然天下，李桃栏人的骄傲自不待言。

随摄制组来的文化局的人中，有一位是文史研究者，竟被高德的古街老屋所吸引，自去寻幽访古，写下一组《高德史话》，他说：“想不到高德竟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沉积，能完成《史话》篇什，算是了却一桩心愿。”

于是一时佳话如潮，茶楼舞厅，机关学校，人人都争说李桃栏了。